



# 憨兒養老

□董運生

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”父母的年齡一天天增大，而我們陪在他們身邊的時間卻越來越少。農村父母深知土里刨食的艱辛，更是盼着孩子們能夠走出農村，在或遠或近的城裡有一片不同於父母的天地。父母不遺余力地努力着、盼望着，也可能在心裡矛盾着，只是從來都不說。

前些日子，老鄉川哥約吃飯，酒過三巡，我們談到了人到中年後的各种生存境遇，尤其是沒有在父母眼前的愧疚。在老家，有一個“憨兒養老”的說法。人總要老去，無論子女多少，最後留在身邊的，很可能是那個不怎麼有能力卻忠厚老實的孩子。川哥和我一樣，都是家中的獨子，為了謀生遠走他鄉。說到“憨兒養老”時，他眼裡隱約閃爍着淚花。川哥的父亲身體也不是很好，去年才因病住過一個多月院，出院後老爺子不願到城裡拖累兒子，只是多留川哥在家照料了幾天。

“憨兒養老”的說法，我多多少少是認同的，每次回鄉都會有特別深切的感受。曾經300多人的小村莊，平時常住人口不到100，且以老人、婦女為主。老人們無病無痛還好，如果身體有點不適，就不太方便了。父亲去年腦梗了，發病時我沒在家，父母也沒有醫學常識，再加上他們本來就不喜歡麻煩人，無奈之下才想着等到天亮了找鄰居送父亲去就醫。父亲住院後，還不

少回家，我印象中他工作後基本沒有回老家過過年，為母親養老送終的事情大多都留給了他弟弟承擔。面對鄉親們的勸說，父亲沒有說什麼，毅然咬緊了牙，靠走南闖北打零工，供我和妹妹讀完了大學。

我畢業後，工作之地離家千里，妹妹婆家離家不到百里，但在另一個城市生活，也很少回家。父母不願帶累我們，留在了老家，種几畝薄田生活。除了經常給父母打個電話，問問身體和家裡的狀況，我們也許並不能為父母再多做其他的事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父母也許沒有想過“憨兒養老”的事情，但我却時常想起，為自己沒有留在父母身邊好好陪伴他們而心生愧疚。

父母一天天地老去，孩子一天天地長大，有一天，孩子也有可能會離開我們在很遠的地方工作生活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也會像父母那樣，放孩子去開創自己的生活和事業。父母從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“憨兒”，千百年來，都是如此的朴素溫暖。

(作者單位：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)

讓親戚鄰居們告訴我，說是病都病了，沒必要耽誤我上班。當父亲的朋友告訴我消息時，父亲已住了十幾天院。可想而知，那十幾天裡，母親承受了多大的壓力，當我在醫院見到她時，她那本就瘦弱的身體又單薄了許多，並且頭上有了許多的白髮。單位上准了我兩周的假，父亲轉入康復醫院後，我的事假已基本上結束。父母沒有讓我再續假，只是說暑假沒啥事了可以早點兒回去。父母對子女關心是慷慨無私的，而我們對父母的回報卻太少太少。

父亲住院時，我想起了一段往事。我讀高中時，曾有村民勸過父亲讓我停止學業，因為當時經濟條件實在太差，一個勞動力每天掙三四十塊錢都有一定的難度，我成績尚可，讀高中乃至大學需要一筆不小的支出。當時我們整個行政村也陸陸續續有了十來個大學生，這些讀了大學的人基本選擇了在異鄉成家立業，他們很少回家，更談不上照顧父母，有些鄉親對此頗有意見，甚至還說出了大學生們沒有為家庭和家鄉作出任何貢獻的話。他們常拿我同宗的一個叔叔和爺爺作比較，同時也算是勸父亲。二娃叔出身很苦，父母都是聾啞人，他小時候得過病，留下了後遺症，說話不是很利索。二娃叔有一個弟弟，常年在外打工，他們父母走失後，二娃叔承擔了照顧奶奶的責任，前前後後有十幾年。二娃叔的奶奶過世時，不少後事都是他料理的。玉隆爺和二娃叔年齡差不多，是村里兩千多人中的第一個大學生，畢業後分配到了油田工作，離家不遠。他和弟弟雖然一同蓋起了村裡的第一棟樓房，但却很

少回家，我印象中他工作後基本沒有回老家過過年，為母親養老送終的事情大多都留給了他弟弟承擔。面對鄉親們的勸說，父亲沒有說什麼，毅然咬緊了牙，靠走南闖北打零工，供我和妹妹讀完了大學。

我畢業後，工作之地離家千里，妹妹婆家離家不到百里，但在另一個城市生活，也很少回家。父母不願帶累我們，留在了老家，種几畝薄田生活。除了經常給父母打個電話，問問身體和家裡的狀況，我們也許並不能為父母再多做其他的事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父母也許沒有想過“憨兒養老”的事情，但我却時常想起，為自己沒有留在父母身邊好好陪伴他們而心生愧疚。

父母一天天地老去，孩子一天天地長大，有一天，孩子也有可能會離開我們在很遠的地方工作生活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也會像父母那樣，放孩子去開創自己的生活和事業。父母從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“憨兒”，千百年來，都是如此的朴素溫暖。

(作者單位：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)



能懂的诗

## 出游

(外二首)

□陳維宣

嘭的一聲  
关门如槍响  
把我射进茫茫野外

秋天竟是如此高远  
没有一只孤雁与我同向和相向  
伴我一生除了影子，就是行囊，更有重量

### 候车

先抵达候车室。  
不要把时光消磨给家里无谓的徘徊

既然出行  
就要把时针和分针  
交给脚步拨弄  
交给秋雁的翅膀

列车还未进站。  
候车人一脸平静  
手机玩弄着真象和假象  
但我听见他们的心怦怦地跳  
与奔驰的列车竞速  
我也如此，外静内乱  
唯有高挂的告示牌  
才是表里如一地耐心和安静

### 列车运行中

远的风景在靠拢  
近的风景在退远  
如我的心情，有得有失

旅途中，有的走出列车，有的进入列车  
很难记得清他们的样子  
正如我，一个匆匆的过客

记得清的却是越离越远的人  
如你迟迟不肯收回挥舞的手  
如孙女不愿我粗糙的手去摸她音乐般的发丝  
如家里的两只小乌龟站稳在一段水中的木头上  
淘气的小刺猬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折腾

还有最近的人  
心的旷野，秋风始终吹不开你的忧郁  
(作者系重慶市诗词学会会员)

## 穿花围裙的老肖

□周丁力

与老肖的初识是在他家的客厅。  
一个初冬的中午11时许，我跟随一个朋友进了老肖的家门。那时的老肖闻声从厨房里迎出来，他脸上一圈络腮胡，双手沾着水，腰间围着花围裙，满脸都是笑，口中连声说：“请进！请进！”引我进门的朋友，替我与老肖作了简单的介绍，于是，我与老肖，老肖与我便成了朋友。我的朋友，多数是这样因朋友的介绍而认识的，当然其中有些朋友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但10多年过去，老肖至今还在。

老肖已于7年前退休，之前是市内一所高校的教师，业余喜绘画、喜书法，亦喜厨事，烧得一手好菜。谈吐有趣，处世为人有老大哥的气度，总之是一个颇有情趣、宽以待人之人。

10多个年头里，逢年过节，老肖总是喜欢亲自下厨在家中摆一桌。那时的朋友们在他家中，有的品茶聊天，有的打牌，他一个人在厨房里操持，有时，朋友想去帮忙，他总是说：“你们玩，弄好了我喊你们。”那时的他，总是围着花围裙，笑意吟吟的，进进出出地忙。在他家的餐桌上，有我念念不忘的桑葚酒和卤味、油炸小鱼，有我喜欢的软糯香甜的烤红薯，还有我每次都要喝两碗的清爽可口的鸡汤……我曾经跟他开玩笑，说他站在台上能讲课，拿起笔来能作画、写书法，围上围裙能操厨，真是上得课堂与厅堂，下得厨房的“佳人”。并从心底里觉得，花围裙使他具有了人间烟火带来的亲和力；画笔又使他对日常生活实现了一种超越。

老肖的绘画作品中，有素描、水粉画与油画，亦有书法作品。四者中比较起来，我比较喜欢他的素描，其特点是，能准确生动地抓住人物瞬间的神态。有一次，我们一家、他们一家，

还有一位李姓朋友一家聚餐，当时我与他都有点醉，没想到几天后，他从微信上给我发来一张素描，上面是我一岁的外孙，形象栩栩如生。我有些纳闷，席间他是在什么时候对描画对象进行观察的。他曾经对我说，有时他凌晨醒来再也睡不着，就凭记忆画素描，几乎画遍了身边的亲人和他喜欢的朋友。那些作品上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我大都见过，两相映照，觉得传神如许，并不比一些专业画家差，因而十分赞赏。

他的水粉画多以乡间山野、小院树木、溪水小路为对象，画面中的景象，并非照搬景物具象，而是稍稍有所变形，因而更显情趣。那些水粉小品画，有的着色浓郁，有的着色简淡；或富丽，或淡雅。笔尖勾画，心绪点染，于神思飞扬之中，替我将山光水色揽到胸前，令我感觉观之可润目润心。

然而，他的书法作品我并不喜欢，觉得过于张扬个性，太过注重自我。有次饮酒时我曾流露过这些看法，他不以为忤，笑一笑，未对我这个门外汉的评价做出任何辩解。当然，我知道，作为门外汉，我只有资格说喜不喜欢，没有资格评判好坏。对于他的油画作品我亦有腹诽，但想想自己于此道更是门外汉，便没好意思说出来。朋友间交往，发表意见看法，不应该任性地执着于己见，而是应该有所节制，因为你也不知道，自己说得对不对，会不会伤人。

前不久，他因意外晕倒住进了医院，进行住院检查与治疗，幸无大碍，并逐渐恢复。住院期间，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封信，出语诙谐，妙语多多，心态极佳，其在病中乐观的心态，堪为吾辈榜样，遂摘录几句于此：“病房中住着7个病员。都说是坏了的人各有各的坏，这里的人主要是‘心坏’，心血管内科嘛，还能坏到其他哪里？由此，我也成了‘坏人’。”“昨天女儿带我去午餐，归来后女儿告知我护士站有人给她打电话，没接上，回拨不通，让我问问。我找护士问道：‘是不是我在这里犯了错你们要找家长？’护士笑答：‘可能是拨错电话了。’几天以来，CT、核磁、超声等仪器玩了个遍。结果心、脑、血管都有点问题。再一想：正常，钢铁放久了也会生锈，何况是人。老了老了，不玩点病，玩什么？”读之令人解颐一笑。

现在的老肖身体状况大有改善。他出院时，我仿照他信中的语调在微信上对他说：“老肖这番医院去来，是‘坏人’进去，‘好人’出来，可喜可贺。期望下次又看到你穿花围裙的样子。”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协会员)

